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五

序七首

送大叅知夏浦先生擢江西憲長序

不肖男世璧編梓

夫宏奧于學者湛華于道也卓越于才者神解于政也是故德性
 體立則足以貞範而棟時經濟用周則足以緝熙而宰物夫非命
 世之豪雋昭代之宗臣曷能然乎紜夏浦韓公開秀鵠山盪胸雲
 夢龍飛首科策名進士迪志邁行擣藻茹芬遂紆綬青瑣簪筆
 黃扉先生乃義色昌辭疇庸亮采凡軍國辨章之化黎庶懷保之
 仁皆綜陳茂典酌求故實海內仰其英風權右以之側目矣無何
 一麾出守三郡專城池陽燦其和也潞水行其澤也維揚凝其績



也民詠循良人稱屏翰先生又秉憲于齊魯副臬于嶺南升車而
勵松栢之心憑軾而肅冰霜之操及蒞止閩中叅知省事緩賦閔
灾昭其惠也崇寬蠲苛立其本也介履恪威厚其墉也宣猷飭畫
允其成也乃今年冬天子俞廷薦遷公為江西提刑按察使戒
行有日同官諸公問言于林子為贈林子曰吾聞俗之敝也民益
囂于訟在江之西蓋尤甚焉其械機譎幻莫可端倪枿揚園行迷
罔膠固則何以得其情乎夫道之豫也其出必達政之修也其施
必遠先生于道也政也湛華而神解靡不左右逢原而巨細畢舉
矣由是而往持吾之明以燭群疑執吾之一以御萬變則臬呂復
生而于張再見也於江西也奚有歟雖然才以歷試而愈良力以
任重而愈大使公以道佐聖主而以政匡天下則奮功許謨渙

揚三事豈不自茲始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此之謂也

竹棣贈言序

竹棣贈言贈吾弟貞和氏也貞和斯行屏躬北闕謝湛恩也筮仕
銓曹榮始命也是故為親而父子之倫昭焉事君而君臣之誼
重焉叔父思泉小山曰貞和敏而恪讀書約履在家稱良子弟行
將入官光大世業責匪輕也何以教而贈之吾家叔姪群從兄弟
咸宜分韻賦詩偶檢少陵鳴玉鏘金之句其末曰聖壽宜迺一萬
春曰此臣子祝君之詞也可以贈矣人字為韻詩二十八章竹棣
贈言成謂炫曰炫也叙炫再拜颺言曰竹者禮乎禮曰禮之於人
也如竹箭之有筠也阮氏竹林之遊君子稱達焉棣者詩乎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古之兄弟孔懷君子稱樂焉詩之贈貞和誦

而服之用斯溥矣炫何言哉抑炫聞之我曾祖撫州守菴公以來
文安公兄弟五人叔姪則鮮焉我考康懿公兄弟九人焉從兄弟
五人焉伯叔姪四人焉吾及貞和兄弟二人焉從兄弟二十九人
焉伯叔姪十有三人焉嗚呼盛矣非我歷祖積功累仁何以致後
昆之盛如此邪我祖立朝風節猷勳載于國史炫不敢贅惟
我康懿公居官立身之詳得于聞見者述以告焉可乎康懿公事
堂尊恭誠薦棊劉忠宣為大司馬則手授所撰疏稿十大冊曰為
我校閱校畢請錄則笑曰非我志也第欲子知典故耳繼我而興
者非子乎蓋期之至矣處僚友敬而愛之勞則任之遷去追思公
德輒垂涕待群屬慈祥有度治官事猶家事視小事猶大事他方
遇里黨人雖不識面若故舊然或人有顯遇亦直斥之不容以此

或致怨然於公無損也嗚呼康懿公自即官至官保兢業自持
未始一日慢易也蒙主上賜謚康懿海內縉紳慕公純德十人
而九也吾弟入官之初欲有師焉取法乎先公而已矣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吾與弟所當共勉也書以為贈云

玉堂省侍序

玉堂之署自宋太宗飛白書賜翰林遂為翰林盛事是故晨趨
禁夕侍金馬謂之凌玉清遡紫霄豈止登瀛洲而已哉吾祖文安
公入翰林五十餘年而叔父肖泉先生繼之父子翰林闈未有也
吾弟貞恒叔父之震子也癸卯秋試出誦所作人擬元魁揭榜弗
遇既而炫見大巡雲川公手一卷曰君家春秋也是卷春秋義精
論策奇博制額有限滄海遺珠耳請啟封視之則吾弟嫌名也

歸以語弟弟曰此嫌學未至耳敢曰命乎炫益嘆其知命為俄而
抱夢白之戚又久違定省沉鬱弗可解于是治裝北上省侍玉堂
為群從兄弟承叔父思泉小山二先生命分韻賦詩贈之謂炫宜
叙叙曰貞恒之文炫已見程試之卷蒼然而古油然而光其取科
第真如拾芥耳况京師天下學士英俊所聚也貞恒入趨鯉庭何
莫非教外資麗澤何莫非益又二年歸棘闈復開豈不大驚主司
之目邪雖然學云者非攻文詞而已非止科第而已盖有聖賢之
學焉所謂聖賢之學者以先王之道必任於己以先王之制必行
於天下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此君子所以為學也否則
一偏之智而不足以周萬物一方之用而不足以適天下斯後世
之弊也已豈君子之學而聖賢之徒哉余不敏竊有志焉而未能

願與吾弟共勉之請質諸玉堂叔父以為何如

贈石梁先生遷滇南叅伯序

皇帝二十有三年坐明堂朝諸侯乃命吏部大計天下群吏而黜
陟之于是賢者陟而升焉閩臬憲憲石梁郝公升滇藩叅伯盖所
謂賢者之一也提刑諸大夫瀾石梁公愚軒姚公見齋利公囑南
鄭公遇林子白鶴山堂徵言為贈林子曰石梁先生貞憲建中獨
當一面之寄折衝千里之遙潔躬以介弗華而隨也集事以嚴弗
弛而安也阜民以惠弗棘而恫也察獄以明弗威而罔也是故執
一御萬神解以通群情沛然一方稱平久矣今茲滇之遷母寧以
隣壤去蜀為近邪抑盤根試于利器而逸足馳之萬里也夫滇雲
古梁州南服也竿箬峭峽廢地則險夷獠雜居厥俗則陋刀耕火

種厥賦則安土流間設厥政則艱勞公以往固為官擇人而匪人
擇地欵吾聞石梁養心澹泊植性堅定其靜元默其動委和蓋守
道而不惑者也是故道以利用則廓乎天地同體恢乎四時同運
矣若然則川谷幽阻皆坦途也六詔燹燹皆赤子也昭禮教以端
其風別淑慝以宏其化則忠信可施蠻貊并服盡變冠裳何滇雲
之不可治乎他日功成晉而為都節撫焉公卿焉不外乎道為樞
機而時措之耳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葵
之敢以是為先生贈

贈贊禮姜素軒還京序

閩城之南金鰲峰北二徐真祠在焉二真五代時人屢著異蹟京
師靈濟宮蓋原于此成化末年曾進穹號我孝廟始定稱真君初

遣昭瑞中官絡繹至閩焚易袍服我皇上始定制六載一遣太常
禮官以行蓋崇祀正紀幹機贊化保國錫民無疆之休也嘉靖甲
辰歲值易服宗伯卿慎重其事於是太常乃舉贊禮姜素軒汝潭
者明習敦恪可使也宗伯卿以聞賜乘傳馳閩虔即祠下成禮
閩邑少尹凌浴沂為中丞公之子先少保康懿公年家世誼也因
過予白鶴草堂告曰素軒燕京儒族幼遇術者謂其有仙半道骨
既失怙靡依內兄大司馬尹公嗣忠憐之俾師老子教居神樂觀
素軒克自樹立不數年遂由舞生而進是職夙夜匪懈縉紳譽焉
茲修祀仙祠眼承公委與君周旋則見君溫然之度秩秩如也淵
然之論井井如也且齋心秉儉不愆于儀吾輩有司得以節省從
事民無尤焉可謂難矣今星輶還京恭命闕下敢祈一言之華

為行李光焉已而素軒亦過予再拜曰汝潭入閩則聞九曲山之陽有儒而仙者海霞先生也敢問儒仙異乎林子輟然笑曰有是哉予不知仙也雖然嘗讀老子矣所謂致虛極守靜焉谷神元牝數語真仙宗之宗旨也靈均曰一氣孔神於中夜存所養者氣也宋以來乃有性命之說南宗天台先命後性北宗咸陽先性後命要之雙用雙修不可偏廢在知乎一與和而已一則吾儒一以貫之和則吾儒致中和是也夫極其虛太一之涵也萬物芸芸而歸根焉篤其靜太和之萃也萬象森森而純默焉是故不覩不聞定靜安慮調氣內食普精弗惑然後離塵去垢冥合太虛呼吸陰陽神遊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矣此吾儒之仙學也子欲聞之乎素軒憮而起曰命之矣遂書以為贈焉

送大中丞姜侑溪先生巡撫湖省序

夫湖省北汝汴南甌粵東江淮西巴蜀蓋春秋十九國封也兼荆包楚接徐跨揚襟豫帶雍控梁引益疆域至廣天下之雄鎮海內之要區也我皇祖法古立官藩以宣政臬以昭刑閫以詰戎郡以字民網維輔治之具章章備矣乃宣德間復設巡撫中丞以統制之焉必大臣者有剛明果斷之望有好善溫厚之德有精敏匪懈之才有元默閱養之學有洞微酌機之識有澹泊堅定之守然後奉天子璽書開府建節便宜約束澤浸群生保釐遐土理物移風魏乎煥然治可幾矣豈非王臣監國之意且奠分陝之功哉嘉靖乙巳夏湖省撫臣乏吏部廷薦以福建左方伯侑溪姜公名上陛下曰俞遂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撫荆楚舊案諸大

夫右方伯東潭蕭公過林子白鶴草堂問言為贈林子為公同年
進士誼弗敢辭乃颺言曰全楚之邦先康懿公嘗一為之矣炫習
聞焉今楚非昔楚矣山阻其深水滙其半人性悍勁積聚器廠
宗藩基布祿餉絲棼苗夷雜居寇盜肆起是故財賦稱匱乏焉訟
獄稱狡獪焉兵力稱漭弱焉任大而責重易煽而難安非一日矣
歷觀撫臣勲猷炳烺者有四人焉如南昌羅公麓翦除蠻獠緩徵
揀荒如繁昌吳公琛興革諏巡遍屆巖邑如常熟徐公恪裁抑官
豎禁絕私鹽如錫山秦公金不貢魚產抗疏回天四公之名楚人
至今頌之不衰侑溪嘗佐理永郡貳憲湖臺破幽剖疑仁涵智達
况叅知貴陽徃來道楚軫憶所經目繫心畫民之休戚地之險易
舉無遁情矣連帥閩中公則正已樹基含章沕穆介素以貞細大

咸肅時且早饑憫窮恤下罔遺餘力君子曰侑溪公循循然厲志
而蹈道弗事華烜者也是故望孚于剛也德立于厚也才練于敏
也學詣于元也識括于微也守凝于定也即是而彌綸大業寅亮
天工丞弼一人天下安矣于荆楚也奚有哉他日豐功偉績紹
美四公于斯行也實占之矣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此之謂也
敢以為公贈焉

送僉臬龍田鄭先生擢湖廣亞叅序

閩提刑僉臬大夫龍田鄭公拜 聖天子簡命遷湖省少叅大夫
寮案群公例有言贈愚軒姚公愚山熊公徵諸林子林子曰龍田
公捐訟獄而司錢穀舍譏察而敷敷宣易銀青而華金縈去遐陬
而奠中土巍乎煥然誠方岳之巨瞻藩垣之領袖也炫非知言者

曷以為先生贈乎夫豪傑君子稱雄天下豈好爵榮名而已哉必有淵源之材學而後有光偉之政也必有卓犖之器識而後有邁往之志也是故西漢之士器識則優故功成而無令名東漢之士材學則邃故名立而無善功器識材學難乎其兼之也吾聞龍田先生量足以容衆明足以察幽文足以賁治智足以剴繁容衆者器也察幽者識也賁治者學也剴繁者材也器識材學闔大而精深如此則政之所成志之所向非人所能測識矣公潮人也閩為隣壤閩里之情知之惟真利疚之端施之惟允三年于茲勲猷茂著而左右惟宜也叅藩于楚是以馭馭駕車而秦豆氏持策何難之有哉雖然請言楚之為國也振束江湖襟帶吳越通接雍梁捍鎮川蜀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其地險阻扼塞其俗輕剽剛勁其民

刀耕火種網罟漁獵而尤貧窶其賦國初多循陳氏之舊租稅浮溢而逋負山積故天下有事則荆楚必先受其弊今日之荆楚尤號難治也雖然二儀效靈萬年王氣獨鍾龍飛郢中仁澤所加必先為往往賜田租蠲繇役出內帑增解額聖君賢相所以撫綏子惠于楚人者至矣以公之材學器識體上意而安戢之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遡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如韓子所謂者於公乎有望焉炫不佞敬以為公贈且為楚人喜云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六

序八首

懷封永德序

不肖男世璧編梓

粵皇帝十有二年正德疆圉亦奮若辜月西廣韋令邦相奉
皇帝命來知于閩之懷蒞篆敬紘三事克修夙夜公忠績成民用
和又越明年視事所湫隘將圯焉歎曰於戲弗德顧受民子重寄
維是宣政而流化所弗稱曷以風德矧曰其克下為民道戾乃白
觀風史大都伯小都伯咸曰然迺春則經始鳩梓人石人朽人事
事為堂間五崇曰尋五尺修輪益舊三一為室間殺堂二崇殺四
一為燕寢為塾為庫為兩序為局為門為亭煥然更觀民弗費弗

勞曰維今之功炫申曰維時易鮮克盡厥心或念時維力艱或復
維材艱維獲上下艱矧或乾沒謀艱哉令則易謀易哉其必有自
易炫曰魏高明允維德紆逸行肆維中深洞宏丕奕維量之容維
德備矣敬哉尚圖厥終哉爰序規于后執政有永

槐庭貽穀序

武平王子復初謁予山堂再拜曰克明大父孚齋府君功顯立于
世鄉人哀思之訶作焉積而成帙君子曰此槐庭貽穀也余曰炫
之不類習于忘言不朽之託炫非其人也敢固辭王子固以請辭
不獲則按狀而叙之曰公諱瓊字良玉孚齋號也其先安福人元
初有為武平令者因家武平子姓繁衍公器度卓犖天性穎敏弱
冠遊學江西省祖歸克庠生屢試文場弗偶貢入太學益友海內

名士念邑久不發人廟學地弗稱乃卜吉地白有司遷焉嘗夜行
草鞋陂或告以妖公前見巨人立于路側援弓射之明日往視矢
入石者半盖石怪也自是滅跡筮仕留都西城兵馬讞獄一訊即
得其情上清河居民多侵衢岸則悉正之如制奸僧有為寇海上
掠官艇萬計匿之空室柴下走說守備中官欲作廠屋飯僧中官
命公督理公疑乃以俸金潛令人易僧糶粟之金視之果巨艇官
物也即盡搜之而置僧于重典聲望大著尚書馬公都御史金公
鄧公聞公超陞南司馬主政舉贊軍務于福廣江右諸省公悉心
區畫所至有功而釋寃理滯尤犁然當于人心搢紳方以大用期
之公曰寵榮不可久也吾其歸哉遂拂袖還山養親之暇洽禮睦
族秉義恤隣堅城衛邑糜粥賑荒皆毅然為之恐後俄而有荏符

之警公承藩臬檄發兵運籌遂擒其魁而散其衆人咸服其謀勇未幾以疾卒于正寢時正德辛未九月二日距生正統己未享年七十有三嗚呼若公者可不謂一鄉之豪傑也哉是故達者嘉其績賢者慕其德困者思其惠哀輓之歌自不容已于情矣而賢孫如復初者質美好學所以承慶衍澤而益大公之門戶者未涯也三槐之芳豈獨子明氏專有哉余不佞敬叙其畧蓋以備家乘云爾

石雲序

林子曰足於性者物莫能損也貞於時者累無所入也是故萬物者我也我者性也而奚物焉有累者外也外者時也而奚累焉林子一日戴崔嵬之冠披逍遙之服適泱泱之野造冲漠之墟遊目

騁懷超然遠覽于是劣崩峯之陽南湖之上遇石雲子焉石雲子夷猶磐石手搦白雲飡之如飴其容巍然而開朗也其志飄然而虛元也蓋遺世而立澄神而居者也林子異之問曰石雲子胡為乎然哉夫君子不倦道以善已智士不遜俗以廢功故蜚英金玉流勛簡編良有以也于世臣之胄文苑之華也若約菴夫人佩符千里少谷逸士振轂一時子之所知也而胡棲遲邱壑高蹈烟霞為宏景之怡子荆之礪乎石雲子不奮以竹敲石而歌其辭曰南山高兮白雲飛坐岩樹兮雲滿衣風嫋嫋兮蕙蘅滋黃鵠舉兮余將安歸又歌曰石粲粲兮雲爛爛兮煮石作糜鶴鳴知夜半兮雲為衾兮旦復旦兮草木龍從霜霰零亂兮從吾志兮眺欽峯而舒卷兮林子啞然無以應也有間曰噫嘻我知之矣夫是所謂足於

性而貞於時者非邪歸而筆之為石雲叙石雲子字廷玉姓鄭氏
永敦篇贈王東湖

閩之王甲族顯融衣纓蟬聯文武世厥家其先鳳陽定遠人始祖
以義旅從我明興湯大夫征閩有大功于閩土祖寔翼行遂授
官福州中衛階昭信再傳進武畧至樂齋翁乃以文迪于後人
誥贈都御史舉五丈夫子伯鄒平教諭三留翁生新齋尚書公為
國名臣三留母弟諱珪者少承父命省祖姑于潮聞昭勇將軍沙
氏因留家焉今三世矣其子號東湖名世忠字臣之蚤偕其兄來
閩壽三留先生時新齋公省養在堂敦水木之念協墳麓之音歡
情藹如也未幾別去二十年餘三留新齋久捐館舍東湖亦老矣
于是憶宰樹之聲寒嘆池草之夢寂愴然而興悄然而感乃携其

二子於嘉靖癸巳之冬跋涉山川修祀于閩則又與群從兄弟子
姓叙昭穆稽譜牒勵忠孝不替前休越明年春東湖曰余其歸哉
夫鳳城東湖之上余之耕釣處也新齋公仲子月峯子者進曰飽挹
湖光朗吟峯翠先生樂乎東湖曰余奚樂余奚樂夫余則有深悲
焉余蓋嘗登湖峯而西極日以望凝神以思若見寶峯焉則思我
皇考武畧公也若見鳳邱焉則思我王考樂齋世父三留也若見
清泉高要焉則思我伯兄新齋也茲之綠楊舊館愴然如列祖臨
之在上而思我諸昆季也夫余固不能留也而又弗忍去也余之
衷也其奚以釋乎王之群彦乃造林子徵言為東湖別林子曰東
湖其知所重哉吾聞之顏子曰去國哭于墓而後行反國展墓而
入仲氏曰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古之人所以重墳墓者如此東湖

來弗忍去而諸王固留之禮義之族可以永敦矣余何言乎哉

橋梓榮恩序

嘉靖歲闕逢敦牂 天子坐明堂誕敷彝典誥示多方乃勅封山東布政使司都事王珊父用方為徵仕郎山東布政使司都事母閻贈孺人都事晉錫徵仕郎妻畢封孺人未幾銓曹以都事恪官最績奏遷閩清令尹 天子曰俞 命下令尹捧檄寔迎侍封君以行既涖閩清龍軸鳳章自天而下封君拜前令尹拜後山川草木頓有焜耀蓋閩清數十百年所未有也越又明年令尹以公政至會省介友人潘子積中見林子炫于白鶴草堂曰不穀佩荷天語褒嘉壽親在堂躬進冠紱遘茲昌辰不世竒遇敢祈吾子章之垂光來裔焉炫曰惟天錫壽惟皇錫榮然七十古稀汪濊之恩不

可幸致也故君子有親而不克養養而不克封者比比焉今沙溪

君鼎首愛日綸綍揚名皆人所至願至幸而不可必得者沙溪兼

而得之矣夫豈無自而然哉炫伏讀封君之 勅曰善積乃躬則

永綏多福者善也益綿壽祉君恩隆矣令尹之勅曰令名日著則

荐承優寵者令也而親心益樂矣在人為難在君為易君子曰可

以知君家父子之賢抑吾聞敏以序業介以提身慈以惠下禮以

敬士英譽旁流和風暢達驥足百里牛刀遐方恐未足以盡君之

材乎 聖勅又曰益勵操持以收明績則必有華爵崇封以顯用

于後也時乎懋哉尚有徵于吾言

贈少尹胡茨溪臺獎序

天下古今所重者廉吏也何重乎廉吏蓋廉者吏之本也猶女之

貞也吏弗廉弗成于吏矣女弗貞弗成于女矣夫惟廉也則愛下
弗扼集事弗撓察獄弗闇馭弗悞非廉也則脂韋自潤賂賄是甘
苞苴公行而後衷回氣卑名蟻躬夷內有疚心之忤外有掣肘之
虞矣厥愛滯而罔周厥事靡而罔振厥獄蔽而罔晰馭馭群而罔
毅非不勉焉襲取鈎致而竟莫之遂者無本故也雖然都官高爵
之廉猶易為也奉入之厚階級歲崇清議叢指有弗容弗廉者吾
見其人矣乃今少尹茨溪胡君之廉未之前聞也君泰和人也以
明經胄貢銓注吾邑之丞妻孥弗隨居處簡靜涖任攝篆逾年簿
書旁午賦役蠲興治之裕如而操履介約凜然寒水種蔬自給或
啖餅餌為膳予邦人也目擊而歎曰閩之廉吏茨溪其最乎君又
性坦直無他事上惟敬接人惟和立志惟勇是故周于愛矣振于

事矣晰于獄矣毅于馭矣下戴其惠上贊其能無異辭焉巡察侍
御補菴白公輜車所至咨諏群吏聞君之賢申命所司令具羊醴
綵幣即君治為禮以獎之蓋所以風乎群吏也君益謙以自持退
然若不能勝者閩之縉紳咸往賀之侍御東明葉君東崗楊君俾
余序予惟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曰名而已矣故
名者聖人之所重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可少乎哉君之
名則章以著矣夫展采亮功居正揚藻垂鴻播芬尤有遠且大者
存焉予獨舉君之廉以賀以見君政之有本且以明白公之知賢
也

大觀奇遊篇

嶺南翁源黃生器先昔隱邑之龍山元谷靜棲郊扉晝閒婆娑翰

墨之林容與邱墳之典於是文思瀾翻才華玉振牧伯欽為國士
憲臣貢于王廷匪辭弓旌之招自試箭筈之美倍九萬以齊征
激三千而直上乃擊榜臨川叩舷遵渚睇雲霞之迴薄悵江山之
阻遙路出張相之祠波搖滕王之閣望匡廬而眺紫霄泛彭蠡而
尋白鹿龍蟠虎踞遂造金陵鍾阜石頭仰瞻帝里乃賦大江之篇
其詩曰大江東入海王氣別中原聖祖開基壯神宗嗣業尊蓋徘
徊引領有餘感焉既而朝解纜于廣陵夕掛帆乎淮水走戲馬之
之荒臺尚存舞劍之氣求獲麟之古渡寧無靈袂之思心遊泰岳
之岑峯目覩幽燕之曠麗於是屏躬鳳闕之前修容楓陛之下始
承盼于天府之國而伏覲于皇王之宮也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
衢綺錯五門洞開金壁虹梁抗仙掌以承露繡栢朱桶魏華殿以

造天殆擬兩儀而設象法三山而披菑也黃生乃賦帝京之篇其
詩曰宮殿鬱嵯峨雪映西山白幽明既協觀夷夏自歸極已而歎
曰余小子蓬樞韋布士也學道志希乎古人修詞時慕乎今傑吾
聞閩有榕江子者讀其文思見其人久矣榕江子方應詔而出
列職南宮黃生乃以詩為摯以大遊竒觀為介見榕江子于葭沚
之堂其詩曰舊識瓊河韻人誇玉掖仙又曰識荆須入面訪戴愧
同風久歆南閩棹何期北闕逢榕江子接以賓儀與之坐而霏談
焉黃生曰鹵莽不可以語淵奧凡滯不足以論飛揚固也余小子
素滋秦泉之化雨載披豫陽之春風二夫子邈焉一方見榕江子
如二夫子夫物相感則神自合情既投則義必至此孔程所以傾
蓋于道塗而王劉所以藉交于並代也榕江子曰有是哉夫士貴

立志為是故人之生也太極以為質也陰陽以立性也五行以著
形也即而求之平淡中和質性之尚也平淡而後知其精明中和
而後知其淳耀兼材而好學者賢也等德而純粹者聖也大哉觀
乎奇哉遊乎宏普周毅大之施也個儻瓌壯奇之表也大則為雄
奇則為英英者草之秀異也雄者獸之特力也子房英而未雄淮
陰雄而未英既雄且英其諸葛乎是將相之任也雖然子知遊乎
昔夫子自以為遊方之外者又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夫坐忘而自得者體化而應務也遺物而離人者群世而並行也
述聖人之內跡寄方外於數子其斯善遊者邪黃生曰請書之為
三策榕江子曰唯唯

贈郡大夫劉伍齋臺獎序

夫郡者親民之秩乎民者與也德者輪也法者馬也威者銜勒也
民和則輿安矣德立則輪馳矣法明則馬良矣威振則銜勒精矣
是故駮乘且駕渠黃大丙執轡造父揚策軼昆雞於姑餘過歸鴻
于碣石豈不超然馬驚萬里一息哉治績之効端可觀矣然會郡
視支郡其煩且重也勞且難也寔倍蓰焉福閩之會郡也土田磽
确鹵泥塗賦稅涼灾趨呼慢期訟牒蝟興案牘山委岳伯臬司
制使日臨乎上而賓旅舡傳繹騷旁午弗計也為郡者非局度遠
淵基墉芋厚英力外舒卓鑿內朗詎勝激叩哉上佐大夫伍齋先
生明經登科領閩筮仕拜命彤庭僉守福郡大夫褰帷入境別
乘屏星寬平含章宏毅致遠分綜棘闈群彥彙升代攝虎符百務
具舉先生志在春秋細繹也則所謂文質之中寬猛之宜乃制事

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先生又蚤從厥翁武昌令冷齋先生仲父
大司空恭襄公宦遊四方侍學庭塾肆華藻精微儒而能吏樹政
宏畧世濟厥美斯小人獲安于草萊君子歆承乎嘉譽彬彬然有
康阜之風焉前按治南湖徐公既舉旌揚之典矣茲御史雲川高
公驄馬來巡淵魚是察咨諏之下知公為賢獨隆禮遇復檄所司
庀儀獎予若示法于諸路遂因之而躋顯先生之名不愈昭著矣
乎於是四庫文學師生詹子寅吳子世修戴子宗禮曹子仲良輩
過林子白鶴草堂曰伍齋公之受知臺察此剡薦之始鴻漸之階
也可無賀乎願吾子序言林子炫曰炫慕我明名臣錄于劉南
雄敬齋先生未嘗不竦神而歎曰嗟乎敬齋介白之操西江第一
人物也今知為先生之曾大父也廉者學古先生先生之大父也

而恭襄公督學閩中遺烈猶在文獻繼述先生之賢也有本哉臺
史之獎行道之權輿可賀也已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君
子樂胥受天之祜請為先生賦之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七

序

報慈隆壽序

不肖男世璧編梓

同年友刑科給事中劉子實夫以今年三月十四日為母太孺人陳壽寶夫舍嵩山之麓蓋石泉委巷舊居也其日賀客自邦大夫鄉先生及韋布士咸至輿軒塞途炫升堂再拜則覩勅詞焉蓋太孺人所受之 恩命也帝若曰夙勤慈訓教子顯庸滂澤求源靡施弗報客僉拜太孺人之榮曰實夫能報矣 帝又曰顯服鴻休益隆遐壽客又僉拜太孺人之壽曰實夫能隆矣炫曰訓者道也報者祿也壽者貞也隆者養也夫道則正而弗懈矣祿則章而

弗閱矣貞則常而弗渝矣養則安而弗替矣余聞太孺人歸徵仕
府君為繼室食荼茹艱以相有家逮事姑以孝稱撫諸子以慈愛
稱自舉三男實夫仲也早歲課實夫讀書每夜臨書案默坐率至
丙夜書罷乃就入寢室實夫魁于鄉登進士入翰林位給舍太孺
人受茲冠服之封無所加泰居常青碧布衣無所紛華曰吾性如
是且寒素可長享也時戒實夫曰毋盈毋侈毋事廣田廬僕馬在
今惟善躬劬學以勉報朝廷為急實夫受教惟謹檢身礪行若
不及兩乞歸養避喧習靜寡約自守而毋安焉鄉黨推譽咸曰非
是毋無以成是子之高非是子無以表是母之德夫太孺人之壽
本于貞貞者德也實夫之報以祿以養而壽益隆矣龍章烜赫天
語駢蕃夫豈無自而致哉然太孺人方六袞之年齒髮精強實夫

昭德惇材侃言正論寔負遠大之寄者盍出而効用嘉謨嘉猷孰
非建立之地棲遲丘壑自為善矣如幼學壯行何哉太孺人必將
樂貫夫于一行也詩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又曰壽考維祺以介
景福敢以是為實夫頌且以為太孺人祝焉

壽鄭母林太宜人序

鄭母林太宜人壽也季春維煦陽日方亨嶼石流輝湖雲炳色于
是賀客自邦之大夫鄉之鄉士咸至丹轂盈途珠履爛室諸子若
海鹽少尹元鄉秋官主政德卿庠生獻卿文卿敬卿斑衣綵袖迭
進起舞七孫奉觴鸞停鵠峙律呂交鳴歌鐘互奮太宜人鳳翟霞
裳醜顏鶴髮偉然北堂之上吾小子禮部郎中炫獨趨而進曰太
宜人逾六望七頤真葆和康強純嘏比于岡陵矣慈惠含章嫺瑟

有儀龍誥褒嘉煥乎 天語也懿于山河矣是故勤澹于舅姑
有其孝焉潔蘋蘩于家廟有其齊焉友琴瑟于夫子有靜好焉祇
淑慎于娣姒有珩璜焉逮下有膠水焉玄黃有纂組焉贊政有文
史焉是故茂四德而蘭馨貞百行而玉立太宜人之備五福膺上
壽厥有本哉雖然孟氏之母教之以學公文伯之母教之以功
崔玄暉之母教之以介蘓子瞻之母教之以節數子之賢其母之
力也少尹秋官諸賢子雖白湖公之教而母氏劬勞聞之素矣而
皆植躬善文克世其家他日如孟如文伯如崔如蘇志業未涯太
宜人之令名亦無涯矣非壽之道哉炫太宜人之子壻也使來告
命遂書以歸詩曰令德壽豈易曰受茲介福敢以是為祝焉

壽鄧母蘇太孺人序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以強之弟以悅之尊如父而親如
母宜也是故尊者親者之樂而子有弗樂者乎民之父母之樂而
民有弗樂者乎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夫廣土衆民君子
非不欲也而樂弗存焉及親而仕則樂之所樂者大焉爾邑大夫
東塘先生鄧侯奉母蘇太孺人蒞于閩三年矣太孺人春秋八十
靜嘉葆和精神康豫侯承顏色勤澹澹朝夕侍側愉愉如也蓋侯
方十三齡失怙太孺人以字以教茹辛食荼至干今日而天竟報
以侯之華顯天之定也是故非母之節無以成子之賢非子之賢
無以章母之德大哉君子之樂乎侯內孝于親外施于政推吾愛
而民仁矣推吾敬而民禮矣推吾誠而民信矣推吾義而民肅矣
仁以基之禮以達之信以成之肅以約之樂民之樂惟恐弗及焉

由是田里之間號稱無事嘻嘻然安于俯仰而弗累也則聞侯之
庭闈之樂歡欣祝讚亦情之不能自已矣乎縉紳士又率能言者
為詩歌以獻俾炫叙之炫敢颺言曰樂哉鄧侯豈弟君子令妻壽
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奕奕其羽鳴于高岡于彼朝陽侯其鳳也炫也矢詩不多惟以遂
歌

謝大母周太夫人貞壽序

夫安于節之謂貞永于齡之謂壽節也而養老而立孤其節之節
乎壽也九十而耄百歲之期也其壽之壽乎炫於謝大母周太夫
人之貞壽也而有感焉何也天人之理信乎爾矣是故貞者人也
壽者天也人能攸好德天之諸福必歸之雖其始艱難萬狀荼苦

備嘗而其定也必康其躬必章其名必享其樂天人之際淵乎微
哉方太夫人之嬪于明醫府君年總二十有二逾四年而喪所天
時一子在襁褓明年舅氏養素公病篤子復嬰哮疾羸屣次骨舅
曰家貧若何以自存太夫人泣曰願以死衛孤舅曰新婦天當不
負汝既執喪哀慟隣不忍聞葬祭力依於禮或有問之者曰子弱
甚若奚所寄命乎則謝曰吾計決脫有不幸願與偕死而已每夜
稽顙北辰曰天乎不憐念我母子乎蓋閱二寒暑而子之哮疾忽
大吐以愈謂非精誠所感而然哉子長為娶張孺人淑慎克孝于
姑猶姑之孝也乃舉三孫伯叅首君國正仲李國經國禮太夫人
曰不圖今日見汝輩之立也言與淚俱驟令蔣子福陵列貞行于
朝事下禮部奏旌為節太夫人優游重闈樂其子若孫婦若孫婦

之養五十餘年今年登九十矣而步履輕便耳目無恙麻絲未嘗
去手蓋至是而為天者定矣叅省君由名進士為御史敷歷中外
聲績昭燿比僉閩憲厥孝贈御史直齊君志弗竟養請解官歸弗
果及轉少憲則明以燭幽嚴以植政風清弊絕海上肅然而其心
又日馳于太母之側頃刻未忘攝篆治獄活二十四命巡察虞公
特騰剡薦遂膺 俞旨超擢叅知于滇省君不以超擢為喜而以
過家為樂想夫秋日初涼華堂大啓母拜于前子拜于後斑斕迭
舞曾孫遠膝太夫人配顏鶴髮心曠神怡融融穆穆其樂何如是
豈人之所能為哉天之所以報也至矣於戲此婦之所以必貞子
之所以必孝臣之所以必忠三綱五常亘古而位于天地之間真
弗可貳也乎哉察友白潭曾公夏山張公樸溪潘公侑溪姜公承

菴胡公徵文為壽炫不佞竊附年家之雅因僭為之序云

張母厲太恭人壽序

夫介甫氏之言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而尹氏之母曰願汝
以志養不願以祿養是故志養者天爵也祿養者人爵也二者不
可得而兼也北山之歎陟屺之思在昔則然矣而况後世哉然則
外宣力于邦家內恪志乎鼎釜若今張母厲太恭人之壽也豈非
人生之至願而君子之極榮乎太恭人東陽宦族閩臬少憲夏山
公之母也厲之先代有聞人自唐容州刺史文才君而下子孫循
雅克世其家太恭人在室靜嘉貞淑歸荆溪府君相待如賓自結
髮至垂白猶一日焉君子曰敬哉逮事君姑陳姑性嚴太恭人怡
怡承顏無難每手調滌瀝湯藥以進久而不衰姑以壽終遇忌辰

伏臘欲泣而慕君子曰孝哉生四丈夫子成躬乳字長則教以禮
弗使狎常免夏山幼悟則延師訓習或脫釵珥以資經史名士過
家必治其為歡且令子與之游上下其議論焉君子曰慈哉由是
夏山得悉力于學登名進士筮仕南曹載改北部出刺常建大州
劉明政績所至有聲擢今臬使肅威勅法正已惇物孰非太恭人
之教乎君子曰惠哉抑又聞太恭人勤于紡績身率內政無間寒
暑接娣姒惟和撫臧獲惟思君子曰禮哉家樹田廬券書已竟更
以財帛陰貽其人曰無迫於窘而售之急乎吾亦為子孫計也宗
戚貧乏必贄荆溪賙恤弗吝君子曰仁哉是故敬也而有琴瑟之
宜焉孝也而有沼沚之潔焉慈也而有俎豆之化焉惠也而有山
河之象焉禮也而有珩璜之節焉仁也而有蘭蕙之滋焉嘉靖初

元拜 勅封太安人赫乎龍章煥乎 天語懿德有徵焉夏山以
郡守載考 恩許加封曰太恭人者從子階也仲冬廿有六日七
旬之壽辰也同年之在閩者合文以壽而徵其辭于炫炫再拜颺
言曰太恭人年躋古稀體膺百福耳目聰明步履強健如岡如陵
臭侯于祝哉惟東陽于閩不遠千里夏山得以祿養而盡其私焉
是故驚車而奉魚軒多紱而列斑綵北堂巍乎烏府諼草樹之栢
臺太恭人葆和頤真心志樂矣乃尹氏之所羨慕而介甫氏之所
不可必得者夏山公之孝也誰則及之雖然由是而進紫蓋文茵
稽古之力也赤舄散衣袞則補之也槐棘廊廟後天下而樂孝子
推也夏山公之貴也太恭人之壽也寧有涯哉易曰受茲介福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壽碧洲陸老先生序

前閱提刑少大夫碧洲先生陸公致其事歸四明山中蓋三十年矣乃叔子石溪君選之復以閩提刑少大夫奉萬壽表入賀禮成便道過家以介眉壽蓋臘月二日公誕辰也想夫暖日如春綺筵樂客啓南山以入戶酌北斗以為觴珠履盈庭金紫爛室歌鐘互鳴兕觥交錯信人間之極榮亦海內之罕儷也先是公伯子廣右總憲君容之季子山東督學君舉之咸得過家稱壽維石溪君克勵宦業有畏簡書故夫驚車澄清則馳念高堂之定省也豕服觸邪則嬰情斑袖之福襪也遂獲修覲帝廷拜節仙里上對揚于休光下優游于嘉慶雖獨賢鞅掌而無靡盬之歎石溪君可謂忠孝雙兼者也吾鄉縉紳尋交游之盟荷治宇之愛申遙祝之衷

繼甘棠之響不可無言乃授簡于林子炫俾為叙林子曰夫古人不朽有三焉立功立言而立德太上也壽有三焉于身于家而于國為久也公昔官御史巡察閩中植體以敦本明微以慎獄廣惠以恤隱崇雅以作材螭頭封事皆天下大計仁而不苛厚而不薄所以培元氣翼命脉引國家無窮之利人至今誦焉然則公匪功匪言而立于德者也匪身匪身匪家而壽于國者也是故爵則為方面矣齡則躋八旬矣三子鳳騫諸孫玉立繁祉鴻禧若天之陰厚云者視履考祥而亦豈偶哉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澹者志氣之府也神明玄達而外誘絕矣志氣恬愉而嗜欲省矣是故抱一以游于天地之樊煬和以順于塵垢之表渾然而無營廓然而無慮炫聞之長老先生惟碧洲公為然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非公之謂也夫

壽尊師東泉姚公序

宮保御史大夫兼少司馬東泉先生姚公明農慈谿山中有年蓋天下之老也縉紳注望風采四夷詢問起居進退行藏關係甚重適者薦章交騰綸音渙布公孤疑承僉惟公宜而公則屏囂絕焚握真崇恬獨立萬物之上容與塵埃之表也今年仲春念有一日嶽降之辰也公先督學閩中大有造于閩士閩之士家食者仕者如干人是日升鼇峰以遙拜仰白雲而致辭有拱而言者曰公明刑貴陽鑑空衡平有攬轡之休焉方嶽中州子惠安集有維藩之鎮焉拊循延綏雷勵飈動有廓清之勇焉入貳邦土邦戎委蛇廊廟有調燮之贊焉又有拱而言者曰雖然莫大乎廣之奇勳也

蓋廣之岑孽據險弄兵繹騷我邊陲虞劉我赤子莫之誰何公聚如林之卒興問罪之師一鼓而搗其穴再鼓而馘其魁大憝既去四境以寧公炳全盛之機念成功者退遂飄然解組而歸焉非仁智能之手又有拱而言者曰夫公之道則行于閩矣蓋公于閩士示之以文而能知式端之以趨而能知履達之以用而能知行約之以性而能知化閱之人材乃大邁往昔今布列中外彬彬然盛者多公之門人也是故毀淫祠以闢邪則妖妄息矣建書院以崇賢則古靈少穎勉齊之祀舉矣斥匪人于鄉莫則林栗顏穉之主去矣老成分教下邑則爭自琢磨而始相奮勵矣壤奇丞加品題則一言獎進而遂成名流矣此皆公已行之政也閩人咸曰唐則有常公明則有姚公與我閩學厥功維大哉肆有議立生祠以

報者非輿論之公乎炫乃進而言曰夫于廣見公之功焉于聞見
公之道也功之建者一世之偉也道之施者百世之傳也夫立德
由于宏道經國先于樹人惟公道宏于已粹然其正故人樹于教
斐然而章也公茲壽躋七旬稱時達尊而又有諭德維泉君為之
子以清材宿學侍上講筵公上忠于國而下無憂于家心志愉
夷故不必餐霞吸露而渥顏如丹不必熊經鳥伸而喬松同久矣
先民曰天之欲昌人國者必錫之耆艾之臣若郭汾陽文潞公富
鄭公皆其人也公福履如汾陽處大事如潞公忠誠如鄭公夫公
一身之壽天下之壽也書曰天壽平格敢以是為公壽

壽龔母林太安人序

嘉靖梅蒙協洽園陽月八日廼太史龔子壽母林太安人設悅之

辰也太安人壽六十有三矣龔子且欲還朝供史職而侍講筵

也于是邦之都伯庶尹鄉之卿大夫士咸趨以賀車輿塞塗草木

增耀林之炫有媻雅焉亦趨而拜諸堂下蓋林子之子世璧者龔

子之甥也龔子乃拉林子升堂再拜成禮立于東序則觀堂之北

有圖焉伯泉孫武元之筆也客有疑之者指而問曰是圖也所以

祝太安人之壽乎林子曰然曰太安人母儀也坤德也圖所以為

祝者萱可也茲圖之龍鱗蚪枝盤擎而輪囷者非松柏乎月可也

茲圖之霞彩雲赤耀而將升者非日乎又有石焉龍從而峽峭然

有水焉灝漾而潄渠然斯何謂也林子曰嘻圖者之善于祝也夫

古之善祝者莫過于詩人也詩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又曰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炷也聞之太安人簡重靜專柔嘉宏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焉光惠含章乃順承天峻巖芬郁貞範崇儀詎非希陽德之母而象歲寒之節也乎昔菊坡翁隱而克怡矩躬介行睦族周窶太安人相之有憫瑟之和焉有敬齊之懿焉太史爰疑夙成萬言廷對天子親擢第一閩中狀元光我川嶽義方之訓俎豆之化菊坡之教者太安人之教也太史道繼鴻儒學優徃哲全體用之良抱康濟之具行當位三台贊萬機相一人以安四海太史之功者太安人之功也蘇子曰豈惟家室宜壽毋實與朝廷生異人太安人之謂也夫太安人淑慎其德胡福鼎來是故龍章鳳誥受

帝之命矣珠翟霞裾極時之榮矣魚軒鍾鼎備物之養矣黃髮兒齒荷天之祿矣又奚俟于祝哉然則不必食崑崙之桃也酌元洲之澗也頓赤螭于桑榆攀三花于珠樹也而壽之壽可無涯矣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敢為太安人賦之

壽高母林太孺人序

夫鹿臺白瑜昌城瑤藥紫光青氣浮焉崑巖拱松大谷勁栢飛節偃蓋形焉乃嘉瑞本乎坤輿而貞蕤由乎天質也夫母賢所以賢其子也而幸哉有子又所以章其親是故斷機而兆大儒退績而序卿士厥有由然也炷則觀于唐有柳母焉曰粉熊以食資苦益也于宋有尹母焉曰願以志養弗祿之華也有蘇母焉曰汝能為滂吾弗能滂母邪之三母也基之問學博其本也介之出處大其成也敦之風節永其休也于我皇明有高母焉曰問學出處風

節而一之軼三母而四者也不尤難乎哉高母者文谿高子世魁
之母林太孺人也高子之考質菴府君始教甚嚴而高子少孤太
孺人躬撫訓之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憂深思遠是迪是憑高子修
業崇習振藻含輝一舉而名于鄉再舉而名于王廷成進士服
官政母氏劬勞可徵也方之熊丸裕用過之矣高子宰會稽浚明
亮茂早而禱山川走烈日中太孺人亦焚香露告戚容損膳為邑
逆釐焉高子入為御史則命之曰來汝小子汝天子法吏也螭
頭簪筆斥奸如虹汝之職也吾之悅也高子果激昂底勵巡于畿
甸齊魯吳會如大阿出匣光芒四射不寒而栗竟乃弗諧齟齬報
罷而歸朝夕侍養太孺人之側娛斑斕而弄雛勤菽水以愛日太
孺人顧甚安而樂之是故撲素其守也恬愉其性也視世之榮利

嗜好弗載于心今年壽登八旬耳目精明氣志舒達盖游太渾之
境而得乎神明之相者也所謂出處風節固委萬物而順之也邪
吾黨縉紳士以仲冬廿五日登堂再拜祝太孺人壽俾炫也言炫
何能言哉夫有德者天必錫之以難老有材者天必終之以昌遇
何則德者必壽而材者必庸也太孺人慈懿炳烺女中丈夫則西
陵之慶自天申之如操左契而探囊高子抱經濟弘猷歛而未試
鹽車伯樂其竟有合哉炫不佞尚當為期頤壽賦而斯序也殆其
權輿也乎

百拙鄭翁同壽序

壽國相鄭百拙翁進階朝列大夫丁亥致仕暨卯恭人今年同壽
七十矣四月十二日翁壽辰也九月九日恭人壽辰也先是縉紳

士咸往拜賀堂下祝百拙翁壽祝已祝恭人壽與馬塞途問里讚
頌曰稀哉二老之同壽也炫以媼黨肅幣升堂而再拜焉則見一
鶴翩翩元裳朱頂翅如車輪自東海之濱而飛至啣尺書錦字蟠
桃一啓絨乃翁之伯子令尹澄在金華湯溪所遣也金華素有叱
羊之仙鶴之來無疑也客喜起曰樂哉奉巨觥為壽少選又有黃
鵠自北海之濱而飛至頭高數尺聲聞數里啣交梨火棗二紫綬
一工有細字締視則翁之仲子太守漳在登州之棲霞洞而遣之
也登故有丹陽長春子之仙鵠之來無疑也客又喜起曰樂哉奉
巨觥為壽翁之季子瀾少子瀚私于林子曰子白鶴圃仙也奚無
言為吾翁姥祝乎林子乃颺言曰吾聞翁昔以明經魁舉文學之
蔚也郡庠太學多所成立師模之正也壽藩以禮自持輔導之忠

也山林清白自勵家範之嚴也而又宗人貧者賙恤居舍給粟義
槩之惠也恭人相之愛而能教毅而有條聞行之懿也夫文以基
之正以行之忠以達之嚴以束之惠以全之懿以成之二老之德
淵乎厚矣是故有德者必壽也惟其醇乎完粹之德積于躬斯其
湛樂衍永之福迓于天也予嘗見翁姥與人語煦惟恐傷之兩以
子貴再受誥進中順大夫恭人之封位益崇而益下也齡逾尊
而逾謙也且有九孫焉有曾孫焉令尹太守名位未涯瀾而下娟
娟玉秀幼學勵志行將脫穎而出矣然則翁姥之壽之福豈閩中
所無雖天下鮮夫見也奚俟于祝哉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
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此之謂也諸縉紳士曰不可無文以張之
俾炫也執筆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七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八

序

耆壽同榮序

不肖男世璧編梓

昔箕子陳洪範九五福壽為之先孟氏云三達尊而齒居其一夫王者樂民之壽也舉養老之禮崇引年之儀六十曰耆始壽也養於國於是乎錫之駸駸杖於鄉於是乎錫之鳩玉樂天之詩曰不唯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君子之年至六十豈惟人之慶之而亦可以自慶矣活水謝先生生純皇帝十五年己亥三月二十有七日甲子一周矣厥配封孺人陳氏先二年丁酉生八月二十三日壽辰也借老同貴乃人生之極華縉紳所罕儷也先生

績文黌序潛心三禮蚤掇魏科而躋顯仕出宰花封廬陵甘棠入
乘駟馬兩廣震嶽方回豫章之轅遽值逆藩之亂先生則忠義激
發奮不顧身合謀陽明獎率軍旅磯湖大戰一鼓成擒夫以旬日
新集之兵而破數萬強勁之虜智巧之所深避而先生獨當其鋒
功之大小何如也奈何勲高不賞名成多忌嫉媚叢興萋菲肆起
陽明瀕危而復安先生僅一改銜北道遂掛冠拂袖而歸矣嗣是
言官大臣屢申剡薦竟焉閣沮先生則日逍遙乎萬緣之堂容與
乎養靜之所棲之以廣野覆之以元風蔭映巖流偃息詩酒取悅
禽魚寄興松竹孺人象服毒蛇相之以敬而壺閣雍如也夫物莫
不以適為得也以足為至也先生則工有耄親斑斕畢志下有材
胤弓裘紹休亦奚往而不適矣待而不足哉湯問伊尹曰壽可為

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弗欲則不可為也是故全朴之道萬物一
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先生孺人外安恬逸內體和平含真履信
期頤之齡斯山川同光矣余也不佞從其中子宜杖之請乃僭為
叙云

貞壽篇

漢史氏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淑之
節則徽美未殊世典咸列焉至扶風班氏爰申女誠七章其曰卑
弱恭巽之典教也其曰夫婦陰陽之禮義也其曰敬慎持久而寬
裕也其曰婦行清閑而貞靜也然室家之懿匪全貞烈之風尤鮮
故劬微獨振于魯冊峻節孤標于周篇恭姜誓志孟母求仁既昭
婦則且擅母儀求之後世殆難稱述矣夫吾于閩乃今見謝母焉

謝母者謝子道任之母也包孺人也楚藩審理公之女也道任之父
朴菴君為御史活水之兄贈御史恒庵之子蚤游邑庠篤修問學
聞內事井然有條孺人朝夕贊助之功也年方三紀稱未亡人子
一在襁褓即道任也孺人以鞠以長以訓以成道任今為郡弟子
員燧乎又名翩翩待時而起足以繼承先休孺人且撫三女皆嫁
士族含飴有孫矣是故俎豆之式穀也珩璜之有儀也蘋藻之以
敬也霜日之皎潔也以婦則孝也以妻則貞也以母則賢也斯孺
人之壽長存于天壤之間也已十二月二十有七日孺人設旣之
辰齡踰六十有二矣諸戚友稱觴賀謝子問壽言于林子林子曰
夫孺人于典教于禮義于教慎婦行而胥壽也蓄德在躬以遺其
後人如道任者其將壽母于無疆心也奚以言祝哉易曰安節亨

南山遐壽篇

甘節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是為孺人壽

南山陳先生余伯父繼省公壻也昔繼省公年二十登鄉進士北
上春官而即世伯母鄭孺人獨撫女兄抱節以守及既筭余大父
太保文安公指女兄曰吾兒獨遺此息擇良以歸不可不慎時先
生尚末弱冠謁文安公公曰是陳子性天純實氣質溫良後不及
登薦必能昌大其家遂以女兄歸焉今先生五十八春秋矣而與
女兄肩齒高堂兒孫遶膝世業重熙則吾文安公之所以預期於
先生者副矣季春上弦寔維初誕先生之子文漢等走拜余曰家
君之壽吾舅氏不可以無言也夫先生孝友之德家人能言之矣
忠信之行鄉人能言之矣至於福履之休則預期於吾文安公矣

將何以為頌哉顧余能言先生之必壽古今幽棲之士其潛德葆
光足以聞望一時而凡稱壽考者復徃徃歸焉至或托諸神仙如
鬼谷希夷之類雖其說不足盡信而於理有可徵者何也其凝澹
元默之志足以養其神而弗害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神之得於
天者有限無窮則應之易因而難周有限則用之易散而難繼是
二者交而神能弗害乎孔子之論壽曰仁者靜靜也者蓋所以養
其神也而莊生不達顧以樗為喻則所謂壽者皆必不材者與先
生才足以有用而甘於隱至視軒冕紛華一無所動於中此其所
以怡神而全壽者未可以易窺也且夫閩南山水甲於通都而瀟
江之區又閩南之勝會者也清和明粹之蘊發為人文而氣之瀟
散竒特不可羈絆者又轍鍾為高人逸士然則先生者傍南山以

卜居因南山以自况殆山川之所注情者也其獨能無壽乎余不
能通神仙之說竊以理之常者知先生之壽日進而未已也文漢
輩跽再拜曰是可以頌吾父矣請書之余迺授之而俾獻焉

壽師相桂翁夏公序代作

夫壽者道也非習也是故惟壽則能用道能用道則知性矣性者
仁也仁者必壽何也仁者內湛然而弗損也外恬然而弗替也上
徵於天而弗違也下徵於時而弗忒也是故秉中而養神蓄力而
宣氣息關而守虛崇陽而屏陰綏天下之至和者必履天下之至
順也集天下之厚功者必享天下之厚福也古之大臣所以不惟
壽于身而且壽于國而且壽于天下厥有本哉粵若成湯則有伊
尹格于皇天太戊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祖乙則

有巫賢武丁則有甘盤之六臣也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故殷禮陟
配天多歷年所享國長久云後世若韋元成之在漢裴晉公之在
唐文潞公富鄭公之在宋皆天生耆艾之德以匡翼民社非偶然
者矣我明興百七十餘年乃今見桂洲先生夏公焉公以純儒
之學黼黻之材受知天子祓登相席獨任師揆腹心耳目之寄
倚注密勿之隆蓋莫加焉公夙夜惕厲弗避險難凡軍國平章重
事寅亮以正機應弗窮贊畫惟幄藻飾鴻猷弼成千年之禮綜持
一代之文謚亭邦國聲被華夷可謂明良之會昌合之期我
朝極盛之治也已公齡躋六旬頃以微疾懇求解務陛下弗允
留之彌篤若在右手不可一日去者公精神完固強而未衰亦安
能遽忘情于報遇也和然則公一身之壽者天下之壽也是故元

成之通達經術晉公之身係安危潞公之善處大事鄭公之忠誠
體國公皆心與之期而跡與之並也進而如尹如陟如扈如咸如
賢如盤保乂我明配天弘業公無多讓焉某館閣之雅獲從公
後爰同僚屬申慶一言見公之所以壽者道也詩曰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敬為公賦之

王壽母李太孺人貞壽序

夫明月丹泉浮筠龍首瑤蘂紫光勁栢偃蓋乃嘉瑞本乎坤輿而
貞繼由乎天質也是故斷機成大儒之名退績序卿士之業窺唯
知公輔之寵授書歎漢賢之烈斯劬微獨昭于彤管而闡德見標
于史篇厥有由然矣王壽母李太孺人慎菴王子之母也王子時
為

殿前錦衣工將軍典衛虎賁瓜牙之任也統良家之騎士訓期門
之材官王子克舉其職焉 皇帝嘉之賜勅推恩封公為太孺人
制若曰淑慎賢笄柔諧嘉相撫孤存後訓子亢宗而敦孝勵節人
無間言蓋女中之丈夫也大哉 王言太孺人淳懿萃躬貞操匪
石慈朗篤誠婦儀母道備見 鸞章數語間矣今年壽七十七月
二十八日設悅之辰也太孺人珠翟鳳冠醜顏素髮委蛇北堂之
上彩袖福襪霞觴互舉信宦途之至樂亦海內之極榮也吾鄉縉
紳士視王子則昆弟也僉往趨賀樂王子之樂而榮王子之榮謂
不可無文以章之俾炫奏祝以先八音炫再拜而進曰炫不敏嘗
學易焉節之六四曰安節亨安於節者也靡弗亨矣吾夫子曰安
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曰甘節吉甘於節者也靡弗吉矣吾夫子

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苦節則不可
貞矣節至于苦豈人所能堪哉太孺人蚤相未齊先生有琴瑟之
靜好焉有蘋藻之祗潔焉無何孀居王子終五齡耳太孺人以撫
以訓是迪是憑禮樂詩書孳孳弗倦王子崇業劬習振藻含輝一
舉于鄉蛟騰鷗運出宰百里山峙颺舉孰非太孺人之遺哉然太
孺人食荼茹蘘以持有家蓋有苦節不可貞之象今茲迓壽于天
受爵于 朝備養于子康強怡豫益享晚福焉殆安節而必亨甘
節而必吉者也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非此之謂邪於是客咸喜起酌巨觥以賀王子又有仰而歌蓼
蕭之二章者蓋頌太孺人之壽有仰而歌既醉之五章者蓋言王
子之能子云

壽總督大中丞東陞虞公序

惟皇建極敷錫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蓋納天下于仁壽之域焉又命大臣之賢者監于方岳會極歸極遵道遵路熙運昌時逢湧沕滴休徵符應可畧而陳麒麟產于中州白鹿遊于畿甸瑞麥茂于東藩嘉禾生于內苑甘露降于南服靈雪遍于長安蓋聖人御世哲輔亮功兩儀協化群生太和是故九有燦康阜之風八埏絕桴鼓之響猗歟哉天人交贊家國同休千載一時者也惟虞臺宰制四省崎嶇萬山箐巖險阻寇盜巢穴緩之則毒螫肆橫棘之則梯石固拔統綏安輯前聞為難適者黔首嬉遨井野遺秉刁斗不鳴村尨無吠何也蓋我總督大中丞東陞公恭奉璽書赫臨斧鉞開府茲邦德威畢敷於是裒兵大選曹誅五畀鞬

程鄉之王鏐安遠之魯躅大埔之謝膊上杭之賴踏會昌之葉龍南之陳苗孀禽獮境宇謐寧民有更生之慶焉公又鎮危宣利籌機濟變迺增築黃堡以固其心設官立學以善其俗修復長沙之營以嚴其防遷闢羊水之郭以壯其勢用為民計至周悉矣民咸舉手加額曰三壽作朋願我公如岡如陵也已公又寬農平繇蘇困抑強揚清庶濁允計飭規聽行雷勵霜肅露濡郡邑庶尹長貳吏咸舉手加額曰三壽作朋願我公如岡如陵也已贛州司理宗人天駿謂炫素仰于公乃不遠緘書曰夫細氓之壽公者囿于德也群屬之壽公者貞于度也仲秋五日公壽辰也子昌綴言以文邦人之祝乎炫曰公昔巡閩風裁獨持紀詠之章道愛為烈今茲總督之任釋當守東南之憂才巨足以負重也歷深足以剴繁

也衷粹足以宰物也履約足以昭譽也夫公躬之壽者一方之壽也一方之壽者國之壽也行將歛時五福是訓是行並天子之光以益壽于天下矣奚俟鄙言之祝哉盍亦敬祝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也夫

鶴壽篇壽下鶴臯

鶴臯卞翁維揚巨族昭代畸人築室崑岡閉關斗野山環金櫃水逸雷塘蓋翁雅性好鶴棲遲西臯或羽衣振迅騎以登樓或玉翮連軒翮焉指閭是故丹精星耀紫頂烟華遺形獨立與道逍遙者也江海遠邀林阿俛仰委順凝安與物無競者也臨霞緩舞戒露揚音其含竒而知時乎芝田朝集瑤池夕飲其樂靜而得地乎然陽鳥而息陰因金而依火體無青黃之色內養水土之氣百六十

年變止千六十年形定乃鶴稱軍壽焉卞翁駕赤松于扶桑接玉喬于湯谷冷食玉蓋于靈岳吸瓊漿于雲表壽可量邪厥子小鶴子正氏曳纒鴻臚乘軺聞省過林子白鶴圃堂再拜乞言為翁壽曰孟秋二十有五之日為翁生願寓寥廓之希聲用祝緱山之遐筭林子讀流光錄既而歎曰夫壽我壽之道弘矣夫蓋翁素封昭德固其宗姓六葉同居推門以風君子曰貞助修宣廟有燧其輝瞻學稔田其盈百畝君子曰禮承述先懿敦厚本原義田周匱義塾育良四郊叢隴澤枯資無君子曰仁而又尊愛耆老敬事旅賓廣思盡徹慎儀訓儉允矣貽謀而弗替者也翁生歷四百有二十甲子矣玉色連娟天光內朗冲默淵和陰陽暢熙存真規中百體欣順是將接翼鸞皇遊戲太清秉純精之脩期豈凡彙之可匹哉

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隱中而章外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願誠而享應也斯翁之壽也夫

壽許母太恭人序

聖皇御寓建極錫福湛恩鴻仁逢涌曼義協氣流行懷生霑濡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瑞符繁應可畧而言膏露宵零慶雲午絢玉兔蜀崗白鹿江甸珍禾內苑麒麟中州斯物之祥國之盛典也已夫上有熙洽之朝下有奕世之族邦無金革之虞里多笙鏞之樂家暢葆貞之豫室安康禧之老然必祚于天也必鍾于地也非天無以凝命非地無以毓和斯人之禎也其為天下之瑞何以加焉許母陶太恭人已丑進士崇德邑侯竹居子癸未進士台州南安郡伯東川子之母也辛丑進士新建令紹德甫之大母也

太恭人靜專嫺慧淑慎宣誠蘋藻祇儀珩璜式度蚤侍先大夫平齋公于戶曹于滇郡也媿德柔嘉嚴臧獲戒局鑰庶務井井平齋公崇基內樹英風外章則太恭人贊輔之功多也及訓諸子若孫若曾孫禮樂詩書夙夜罔懈均愛正則益引益憑於是子孫咸振軌前修綜文用世冠冕相輝履舄交錯匪直八閩之希逢固亦一時之鮮儷也嘗魚軒就養台郡之即啓誨尤至台郡遂勵躬勅法阜民慎刑望色思寬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也納戒思詳惟母氏教之不恭是懼也恢闡令猷永光先志台之士如周司成蔡霞山侯三峯以言頌太恭人之壽者幾三十家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可以覘太恭人之德矣龍集旃蒙月在鶉心律中林鐘蕙落八葉太恭人之壽七袞有一矣六華胡子東井林子佩蘭袁

子過林子白鶴草堂曰奚以為太恭人壽林子炫曰吾聞公父文伯之母曰卿大夫朝夕序業毋忘先人故貴而猶敬順之道通達神明持久知足者也寬裕恭下者也故言立于世晉虞潭母孫子方童幼勉以忠義隆養百齡史冊稱焉太恭人今日虞母也班大家也文伯之母也而豈易及哉夫鳳翹霞帔人曰華寵而不知功著宜家徽美兼劬也鶴算醜顏人曰戩穀而不知德貽坤訓清芬靡忒也斯象服委于山河而彤管標之圭璧也易弘介福之旨詩紀燕喜之章是國家之上瑞也寧無太史氏者出而賦詠之以昭來裔乎哉炫不佞敬序以權輿焉

吳誠齋壽序

林子母誥封一品夫人出自鳳地宦族戶部正郎太夫厚齊鄭

公林子外王父也宜人吳林子外王母也誠齋山人吳翁宜人之姪夫人內弟林子之舅氏也翁子朝陽績學庠校文譽炳烺行將一鳴而起資長風以舉翰望阿閣而載止也乃乙巳夏丑過白鶴圃亭謂林子曰吾父壽躋七十誕辰聿臨士友觴賀願吾子侈言之則球玉千載矣林子曰余年弱冠自姑蘇歸時始識翁佔畢三禮習舉子業暨與翁同舟返白下游金山泛西湖棹九曲翁貌則加老芑芑然無復用世之志矣蓋翁澹素其心順曠其履混乎若濁也簡乎若靜也平生以一誠自命真樸實山人也邪余聞有德者壽違時者壽間過者壽是故完理承光配衡右運參陽順陰如翁乎純白不雜德宜壽也化日熙風鼓游益煦廓慮寧則葆和谷神知翁不識不知體廣氣舒非壽于時者邪菽水芳甘悅志踐訓

外懽內洽徜徉夷猶如翁賢子色養勿替引之非壽于適者邪夫其第祿爾茨用克戩穀他日光昭令聞燕翼彌昌爰錫難老如罔如陵有必然者矣俟于祝我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之謂也炫也恭承母命升堂再拜敬賦為翁壽云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八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十九

序十二首

佩蘭子集序

不肖男世璧編梓

客有李山人者過余瓊河草堂相與論文客曰文孰為尚余曰三代六經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何也曰是乃文也舍是而論文非也是故文者載道云爾其體欲渾然其辭欲燦然其氣欲昌然昔人謂孟氏沒而世不復有文長沙江都太史得其皮膚昌黎盧陵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余曰文不可如是論也夫宋不如唐唐不如漢去古遠矣五夫子不可以文人例視舍眉山而取廬陵猶舍漢而取唐舍唐而取宋其曰孟氏

沒而世不復有文則不可易矣是故騁新奇者非文也棘喉滯吻
牛鬼蛇神而不可句讀理則近淺矣為焉樂陳腐者非文也委積
龐雜枯瘠不振如小巫之大大巫神氣索然奚取焉蓋文不可易
為也昌黎曰學之二十餘年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乃徐
有得也取於心而注於手汨汨然來矣眉山曰生二十五歲始知
讀書時既久而胸中豁然以明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
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夫而二子之論則同其名
當時而傳後世用心之勤如此抑豈易哉客乃出佩蘭子詩文數
篇視余曰何如余讀之竟作而歎曰佩蘭子之文至矣其用心之
勤殆不減韓蘇者邪其將有志於三代之文而以六經為法者邪
是故渾然其體矣燦然其辭矣昌然其氣矣可以名當時而傳後

世矣客請余紀是語于集余曰諾他日余見佩蘭子曰吾見之文
佩蘭子駭曰弗知也非李山人之見于子乎曰然曰山人誤我曰
何傷也子善觀而忘我可矣叙而歸之

道南祀典序

夫道也者聖人之道也昔者洙泗傳之孟子而微有宋周子崛起
傳之二程子二程子傳之龜山文靖楊子於是乎有道南之歎楊
子傳之豫章延平至朱子而益顯道統一脉之傳昭乎不可誣也
楊子晚年一出人或方之展季然其大者關王氏而人心以正黜
配享而廟祀以嚴毀新經而學術以明罷綱運而民困以蘇斥和
議而國勢以張竄權臣而邦憲以肅謹言正論雖不盡用而天
下曉然知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者其禍巨

矣則楊子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之統衛道之功顧
不大乎我是故楊子之言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人見聖人之
難為也有學聖人者則必笑以為狂夫聖人固未易學若舍聖人
而學將奚所取則于師聖人猶射而立的也的立可視而中矣中
弗中在人而已苟不立的何以為準乎夫楊子天資高林林造詣深
邃踐履純固體驗有本無疾言遽色而又折王霸心跡之分著儒
佛毫忽之辯是故楊子學聖人者也而衛道之功章章如是矣可
以其著述之少而議之哉且無楊子則無朱子矣朱子久侑食孔
廟而楊子不預焉非古今之闕典歟弘治丙辰將樂上舍何君時
雍特具疏上聞請崇祀楊子事下禮部集翰林議皆曰宜如何某
言孝宗皇帝乃追贈楊子將樂伯從祀孔廟行之天下皆制嗚呼

盛矣使非何君言之則楊子衛道之功幾何而不泯滅邪于時大
夫士知何君者多為詩以美之逮今而追頌不已抑見人心之公
而斯道之明千載一日也雖然吾閩道學之祖楊子開其先朱子
繼其後今山川猶昔也人物猶昔也而未見有若楊子者出焉何
居嗟乎人患無志耳有志于學聖人者是亦楊子而已矣何君之
子屏生賦敏而有文慮先世之善失墜衰集諸詩成後雙湖先生
既叙之首簡矣炫忘其固陋輒申其說如此願與有志于聖人之
道者共勉焉

南巡政教序

夫自罷候置守王者巡狩之禮廢而繡衣使者正憲秉章代理郡
國綜察機要戢安元元亦一時之善令千載之宏規也是故軺車

所至山嶽動搖生民休戚舉切吾身大而元氣之神縮治化之盛
衰人文之隆替皆所潛扶而默植焉權尊任重固其所也然識政
體者施而未弘精法比者出而無本才難之歎唐虞且然則天下
全才求之于今抑豈易得乎我侍御雙江聶公文蔚奉明命南
巡于閩遠心瞻智探賸燭幽咨諏經畫寢息弗怠期月之間遐邇
改聽百度維貞余時方歸自撫臺屏居田里徃徃見鄉人父老所
以頌公之政教甚悉其言曰公之來也先聲宏遠如大阿出匣光
芒四射覩之寒栗是故早官庶秩望風服辜多自解綬而去貪墨
者弗懲矣乎廉介雄偉之吏公又剡而薦之騰寶揚波展案錯事
志士希光豪彥景力而賢能者弗旌矣乎厥有武斷于鄉曲憑藉
于中使撓吾法者繩之弗貸而桀驁沮矣莆女之烈樹以穹碑閩

士之義式閭有扁而節義勸矣兵戎之弛詰之惟嚴訟獄之繁平
之惟允賦役之陂核之惟公而規制昭矣念學者之荒于口耳風
俗之淪于偷靡也思有以易之乃集列郡之英選民間之秀暢申
心之旨引洙泗之傳立養正之堂啓訓蒙之格習冠昏喪祭飲射
相見之儀勤而行之是故化周有謚政成以和雍雍乎郁郁乎三
代禮樂復見于今我國家元氣之靈長人文之宣朗尚有攸賴
焉豈直聞之幸哉嗚呼懲貪墨者剛也旌賢能者明也沮桀驁者
毅也勸節義者禮也昭規制者敏也興禮樂者仁也夫剛以糾隱
明以崇懿毅以範俗禮以礪行敏以振蠱仁以引道以之亮采王
事叅秉台樞則其功之所就澤之所延又奚可量哉蓋聞公世家
吉之永豐以名進士出宰華亭茂著循良之績寔勤召父之思天

天下之全材非公曷足以當之乎茲將攬轡言旋園縉紳章逢之士類為歌詩以別公甘棠之遺音也高子紹甫郭子澄邨綴而集之成帙余受知于公尤深遂不辭而為之叙

賜告錄序

虛窓先生陳子德英氏絨 賜告錄授于九曲山中林炫氏俾叙之乃叙曰是錄也虛窓子歸而錄也有疏焉昭 君思也有序焉有題焉有訪焉紀朋情也是故鷗溪言修方之身也豐山言時一之道也甌寧言成巽之志也夫華泉言端居心之純也甘泉言精一學之正也澄江言不易遇之希也河內言寧親養之大也內江言玉成跡之榮也杏東言點易則靜而澹矣東橋言黃鵠則冲而遠矣蘭汀言菽水則基而愉矣宜陽言霖雨則功而豐矣古迂言

握蘭則離而思矣言吏隱者皇甫太守也遐哉翩翩乎言回車者華陽山人也行哉術術乎而弗可忘也言者高風者涇陽山人也我我我焉乎而冉冉乎履吉言天閑者業也勉言仙鷗者樂也惟喬言霜月者懷也作而歎曰美哉颯颯乎治世之音也夫陳子潔身明志隱于文峯之下麻溪之陽有年矣足跡不入城府雖余之迂而類也弗能見其面也陳子可謂上不負 聖君下不負所學者矣養親之孝既畢據而為報 國之忠非異人任也雖然世必有受工賢之賞者豈陳子之所能與哉

鰲峰雅集圖序

嘉靖辛卯閏月之望林子與客七人遊于鰲峰之上叙同年也七客為誰白潭曾子兩洲王子夏山張子有溪姜子空山張子果菴

謝子承庵胡子憶自正德甲戌同奉 廷對釋褐 今十有八年
矣入官之後踪跡中外如萍如星有思一面而不可得者則吾八
人者聚一方會一時如鰲峰之集可不謂之奇乎然前此一會于
芝山再會于西園獨言鰲峰者舉地也蓋鰲峰闔城東南之山也
其地有崇阜曲嶺平臺危石古梅勁栢幽泉小洞皆山之佳處也
是日秋氣初生暑煩頓減賓主攬衣而升至勝觀亭揖讓而坐乃
獻乃酢乃酬酒數行乃起至尋樂亭林烟霏霏如欲雨狀白潭兩
洲投壺果菴侑溪奕碁承庵從旁觀之當其得意忘言莫知誰勝
而誰負也夏山圭山登狀元峯之絕頂則見越王石鼓烏石諸山
環拱叅列蒼崖翠嶂高出雲霄大江橫亘其下闌闔鱗次輕鷗白
鷺飛鳴田隴夏山口占為詩授童子圭山倚石而望俯仰之間懷

抱暢適各極一時之趣焉林子被忠靜服携綠綺琴而往于是夏
山捋林子過野意亭歷四望處下吸翠斬蕭祗而言今日之遊樂
乎林子曰是遊也坐則以此飲則以量誨告則以道義辯析則以
理學無穀豆之豐無絲竹之亂無車騎之勞而逍遙容與得一日
之樂焉蓋自同年有會以來茲亦良非偶矣嗟夫諸公抱康濟之
其居可為之時藩以宣政梟以明刑隱然負山嶽之望于天下疇
昔之進也為不負矣炫也委瑣撲邀動與時違退處丘谷亦其分
也諸公敦念舊好情文隆厚引而置之冠裳之後詎不重可愧哉
雖然昔人謂禮重始進終身為同是故同朝則加親同事則加密
進則相援退則相極宴會則相徵召自前世則然也予謂是雖同
矣而非同之大者同之大者必也為學同踐卓爾 如之境立身

同造高明光大之域在朝同効蹇蹇匪躬之志在 同守遯世無
悶之操其心同也其志同也其道同也是故出處者時也崇卑者
命也聚散者情也歲月易邁人事難齊感慨生焉夫所以感乎外
者萬有不同而要乎其中者無異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
其為同之大乎諸公成賦詩以紀而退某為之叙命繪工即席貌
容維肖裝潢成卷人藏其一為子孫世講之張本馬方伯江樓錢
子聞而歆之致詩一章并載卷中曾子字元翰瓊山人夏山張子
字用載東陽人謝子字國正勤人皆為按察憲副王子字一柳安
福人以太僕少卿出為少參姜子字君肅南昌人胡子字茂卿績
溪人皆為按察僉憲圭山張子字存禮僊居人時為建寧憲僉遣
蜀憲副行將未幾謝果菴亦遷雲南參政而去信良會之不可再

吳某以南京禮部儀制郎中乞告居九曲山中是為叙遊之後二
月榕江林炫撰

刻鶴圃清音序

歲乙酉炫居瓊河水雲居有瓊河集庚寅以來始入城居白鶴圃
竹梧亭集交遊倡和詩曰鶴圃清音云然楮榻散逸未能盡錄為
憾也初鶴圃有二鶴也其一聘于郭澄鄉氏聘鶴詩文別為卷焉
斯以昭澄鄉之義也奈何乎鶴也或翱翔于紫霄或騰騫于碧海
招之不至呼之不來何則志本仙驥聲抗九臯固非取翫于耳目
受羈于樊籠者也炫也顛蒙孱劣幼好操觚中習恬愉屏伏田野
遂得攬結于煙霞學步于篇什而諸公不鄙灑以瑤翰投以明珠
寄興于山林之間揚眉于風雅之後乃治世之正 騷壇之盛響

也而奚可以弗傳乎炫又聞之學道以潤物為先士以希聖為至是故省策振勵際鴻皞之勲而高朗醇和遊無極之野炫則病未能也惟以集中之詩對皓月而興歌睇行雲而微詠不知沉痾之去體隙駒之如流也因序是集而藏之并以志吾愧焉嘉靖乙未六月望日

困知記箋序

困知記者整菴先生羅夫子之所著也曷以箋為炫讀是記而箋焉者也今夫天下學士大夫著書立言徃徃修辭明道類亦多矣炫顧弗讀焉讀之弗箋也獨箋是何居嗟乎先生之憂天下而慮斯道也深矣林居之暇手筆所得于簡名曰困知豈困而知哉所以警後學簡徑之弊也炫日讀夜思于心戚戚若有得焉乃起而

箋之所以發明先生之意間或有所獨見亦不敢隱蓋就有道而求正焉先生固曰不有蓋於彼未必無益於我也炫蚤歲從仕嘗於班行竊觀德容未親至論也今卧病閩海不能出門戶裹糧卒業徒曉然筆舌長語炫之志荒矣

卮言餘錄序

炫性嗜書登第後未嘗一日廢而不讀也明窓淨几短檠長燭生輒至丙夜眠或携之枕上食或置之豆間意頗樂之弗以為勞時遇新梓奇帙目所未觀覽之必盡人有忠者喜逾拱璧憶在京邸得省節俸金悉推以予書費已則驟然大笑無所用云二三年來田野之暇迺述舊聞為卮言餘錄無復詮次聊以志歲月且自警懈惰焉爾乃序

湖西詩集序

林子曰余讀湖西張子詩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孔子云詩可以
 興詎不信者夫詩者性情之郭郭聲音之冠冕天地之精英文章
 之神化也是故包涵萬象揮麗千古感通幽明詩之大約也然有
 材有格有氣有情有景有趣有句有字材欲弘博格欲高古氣欲
 雄豪情欲含蓄景欲奇妙趣欲雅澹句欲沉著字欲響俊忌凡弱
 忌淺近忌重濁忌纖巧是故風雅頌莫如三代楚則亡焉騷莫如
 楚漢則亡焉樂府古選莫如漢魏六朝則亡焉歌律莫如唐宋元
 則亡焉若我國朝詩則弘治正德間蓋極盛乎時也詞人咳唾
 皆成珠玉矣閩初詩盛天下乃今則尤盛焉余友湖西張子平嵩
 劉子二十餘年三人之詩互覽交正莫逆于心張子詩余見之多

集中所存散逸過半夫其歌律出入盛唐樂選駁尋漢魏矣是故
 指事造形舒懷寫物純質以則其體雋永以發其思圓健以紓其
 辭澄亮以齊其韻夫張子篤志五經其堂奧也取材騷選其門戶
 也慷慨悲歌有風人之度焉泯泯乎成一家言斯其為不可及乎
 雖然張子方將馳騁四方潤澤生民則詩也特其餘事也云哉

禮闈品膳錄序

國朝三年一開科策士蓋重典也先二月會試惟是場屋之事皆
 禮部掌之分其任于儀制精膳二子部焉精膳所職一應燕享供
 餼儀文繁縟品節芬雜米鹽瓊屑出入冗碎當局者類以為難云
 初主以京兆倅謂官微權輕不足約束整齊之也乃增膳部大夫
 一人總理焉嘉靖辛丑會試屆期膳部郎中林炫熒詔起廢闕

海未至負外郎劉昂遷自南都偶在告主事黃懋官獨司曹政於是少保大宗伯介谿公命祠部主事徐緯往戒之曰慎哉惟式毋督惟豫毋易惟公毋波惟豐毋侈乃集慎哉徐子入院恪勤展案擘畫有方時則少宗伯毅齊公知貢舉事綱維於上內外條貫井然揭曉竣事焉炫既至則請于介谿公曰禮闈舊有膳夫錄蓋乙未科員外郎楊儀所纂也顧視今又不盡同者盍亦重刻以貽後賢公曰可哉炫遂忘其固陋取膳夫錄日與徐子及訂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徐子復紀其場中所行一二際括登載凡燕享供餼之目亦既粲然如指諸掌矣則質于少宗伯西元公公曰名以品膳錄可乃付梓人傳焉

皇明名臣言行集錄序

皇明名臣錄贊昉於從吾彭公韶蓋起國初三十有一人云月湖楊公廉迺悉如朱子所編之法廣之為言行錄合五十有四人秋旦林公整補贊惜又人為小傳而止東濱徐公咸續編則述我四朝名臣言行蓋至正德四十有八人焉然各自為書弗便檢閱炫乃會萃為一曰名臣言行集錄前六卷皆月湖之舊後六卷則東濱所訂也惟增理學名臣未軒古城二人亦出月湖之筆通前百有四人焉或言行之畧者間采諸他書而贊撰之缺者亦贊以鄙語嗚呼天生一代之賢以輔佑我國家用垂無疆之休其勲猷德學材諝風節名旂常而藏史牒者固耿乎弗可磨也已夫天下學士大夫思欲考出處而知業論性行而知師究巨細而知誠察得失而知命則是編也省己之龜鑑脩身之楛括也其可少乎

我矧朱子式前群公繼後非炫寡陋所敢軒輊也書既成適吾父
小泉翁致大司空政歸奉以請贊翁曰弘治間余為郎署日觀
廟堂之上雍雍濟濟極一時之盛今老倦于文辭弗克殫述姑即
是以傳焉可以無何炫蒙 詔起廢復官膳部辛丑二月至京八
月吾翁見背號慟奔歸既免喪衰疾荒甚於是同年友表子達為
我重加采集涉獵郡書增所未備前後共十二冊錄而藏之家塾
焉若夫名賢尚遺未載者以俟後之君子嘉靖甲辰四月朔日

崇恩思德錄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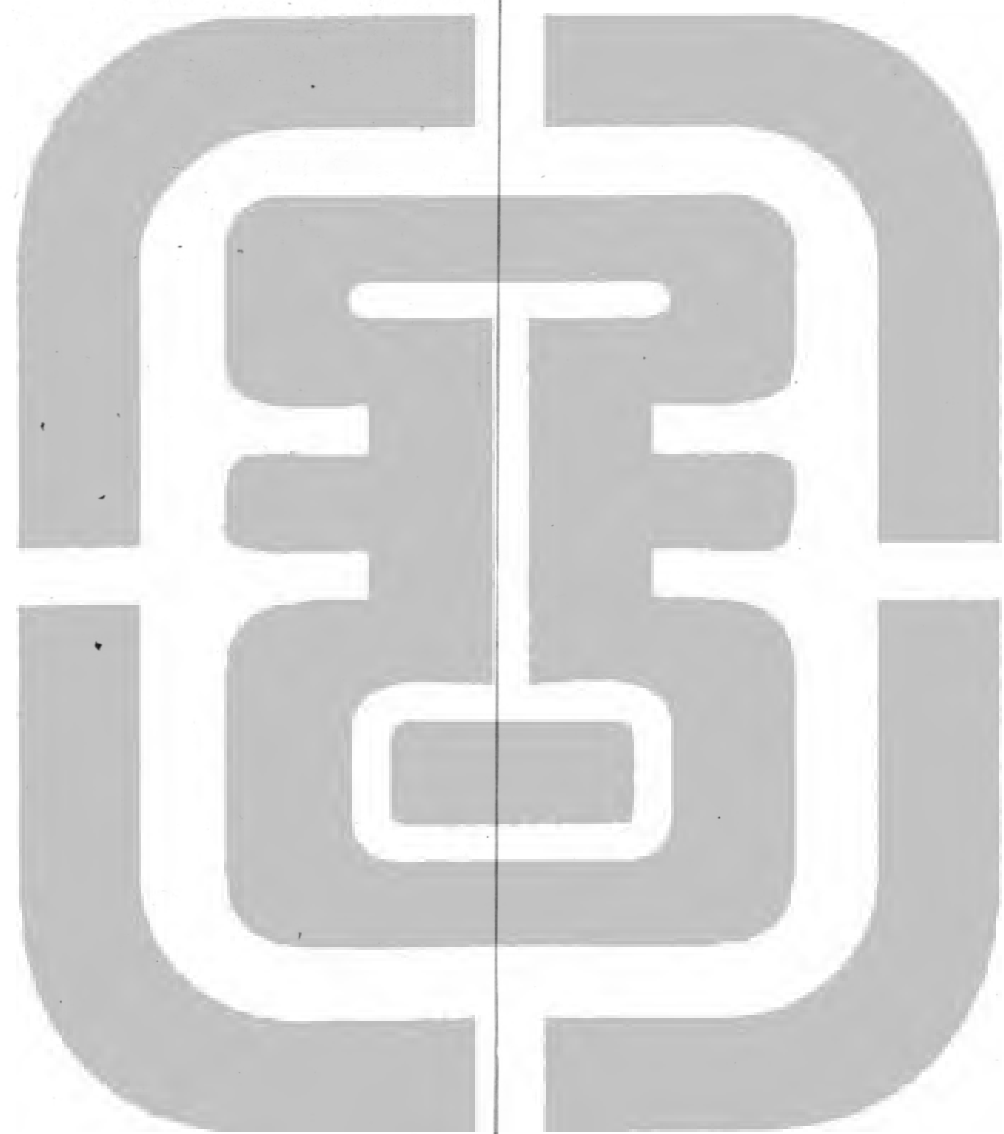
閩叅省方山黃公蚤以萬言對策 廷賜進士一命為郎再命為
大夫司馬子部夙夜在公勞動宣懋 陛下嘉賜兩贈厥考如其
官妣晉宜人龍書錦軸草木流輝 睿藻玉音丘隴增耀於是大

夫恭念沛恩有赫其臨仰思遺德祿養不逮迺哀集 勅誥四道
附以誌表名筆諸文曰崇恩思德錄虛窻陳公既序于前復徵炫
序于後曰於戲斯錄也 昭代之彛章黃氏之盛典也是故樹勲
勵忠揚訓敦本並榮成孝垂裕貽謀匪直立範于家寔可傳之天
下矣夫人臣之都好爵者親成之也既獲于君必益思顯親焉人
子之永令名者君畀之也既遂于親必益思報君焉炫嘗讀詩既
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能孝而嗣必孝也是故天被爾祿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後昆盛矣何莫不原於明德也乎江漢曰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言召公受策而稱美命也又必作召公考勒于尊
敦矢其文德感頌之極也古之人顯親而報君類如此夫梅源翁
孝友侗儻積功累仁程宜人端貞嚴重執禮陳詩備見于 天語

耿乎千載不磨矣方山公在閩三年博大以基之弘毅以出之明
允以濟之介默以操之士悅民安史畏狡伏所以體國而昌于宗
者何其至哉他日思寵所被上及三代將不止如斯編而已詩曰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脩丁巳而迓于天
君子也夫

林溶江先生集卷第十九





四